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臣 / 更俗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20.1
ISBN 978-7-5162-2037-5
I . ① 泉… II . ① 更… III .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41285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图书策划: 谭 军
文案统筹: 高文鹏 崔 一
责任编辑: 翟琰萍 王 宜

书 名 / 泉臣
作 者 / 更俗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 010-63055259(总编室) 010-63057714(营销中心)
传 真 /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 张 / 209.25 字数 / 3308 千字
版 本 /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5162-2037-5
定 价 / 420.00 元(全十册)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卷十一 狂澜

- 第五十八章 悬索渡河 / 1
- 第五十九章 绝望 / 11
- 第六十章 锁喉庙滩岭 / 22
- 第六十一章 燕京雪 / 31
- 第六十二章 襄阳之战 / 39

卷十二 定鼎

- 第一章 江宁风潮 / 46
- 第二章 帝国构想 / 56
- 第三章 重兵东移 / 64
- 第四章 郊迎 / 70
- 第五章 嫡争 / 78
- 第六章 蒸汽机 / 86
- 第七章 公府治政 / 92
- 第八章 巡政之事 / 102
- 第九章 南北扩张 / 112
- 第十章 岛城锁海 / 124
- 第十一章 以缓待急 / 134
- 第十二章 观星台 / 140

- 第十三章 顾氏迁族 / 149
- 第十四章 新政阻力 / 157
- 第十五章 伏火巨弩 / 161
- 第十六章 人口隐患 / 171
- 第十七章 新帝之谋 / 180
- 第十八章 北伐疑云 / 189
- 第十九章 散弹杀人马 / 199
- 第二十章 北伐猜想 / 207
- 第二十一章 太行山奇兵 / 215
- 第二十二章 喷焰弩 / 227
- 第二十三章 北伐第一战 / 235
- 第二十四章 山海漏防 / 246
- 第二十五章 登州战起 / 255
- 第二十六章 弃都 / 265
- 第二十七章 津海登陆 / 274
- 第二十八章 中路战前 / 283
- 第二十九章 围敌凤河西 / 295
- 第三十章 残局碎梦 / 306
- 第三十一章 梦回江宁 / 314

第五十八章 悬索渡河

林缚走进军情司的作战参谋室，罗文虎正看着琉璃灯出神：储油的灯座是琥珀色琉璃，灯头铜制，挡风的灯罩是透明琉璃，棉绳灯芯从灯头伸入灯座之中，灯座里储着半满透明、有些微脂香的液油。

罗文虎乍看到这么一盏灯，还以为是军中哪个贵家子弟的珍玩，高宗庭告诉他以旅将一级将臣的薪俸一个月能买两三盏琉璃灯，吓得他以为淮东薪俸高得惊人。俄而才给别人告知淮东旅将饷薪每月约四枚银圆，与县中吏员相当，既谈不上高，也谈不上低，只是让罗文虎难以想象两枚银圆就能买下这么一盏有如珍玩的灯盏。

罗文虎在礼山率部投附时，曹子昂补给他的都是紧缺的作战甲械，而一些新造的物件，淮东军里也是刚刚推广，自然也只能在中军大帐里才可能最先看到。

罗文虎自诩文武双全，林缚使他入军情司，也以为加入军情司参与军机，能帮上些忙，但进了作战参谋室，就有些傻眼：细沙与树胶所制的沙盘以及精细作战地图，让罗文虎难以想象荆襄之地何时被淮东的斥候刺探得这么彻底。

林缚看着站起来要行礼的罗文虎忘了手里还抓着一只单筒铜望镜，见他丢也不是、拿也不是的尴尬样子，笑道：“这玩意儿金贵得很，才造了二三十枚，都不够制军一级将官分的；倒是军情司最阔绰，一下就给我扣下来八枚私用。”

高宗庭说道：“望镜能视物数里之外，清晰可见人面，立时发放下去，未必用出效果来，倒不如先放在军情司。”

“你现在是执掌军情司，自然替军情司说好话，把这些东西放下去，你看下面会不会用？”林缚笑着反驳高宗庭。

许多东西，对林缚来说司空见惯，放在当世惊世骇俗，但也不是不能造，关键还是熟练工匠的匮乏。淮东所控制的工造体系，以往专注发展冶铁、织造、甲械、造船等业，也是在控制江宁工部之后，获得一个规模达十万人等级的熟练匠工群体，才有余力去发展衍生出来的其他工造业，才使得淮东所造新物这两年来层出不穷。

林缚让罗文虎等人都围到沙盘前，问高宗庭：“你们所订的那个渡河计划，把握大不大？把人投到南岸去，要是当中被敌军截断退路，那可是关乎三五千淮东将卒的安危；迄今，淮东战卒牺牲于战场上的不在少数，但也没有成建制地被敌军消灭过，所以我希望你们能谨慎一些。”

“反复试验过三回，相当可靠。”高宗庭说道。

林缚又问从樊城赶来见他的唐希泰：“周同去樊城后，应该组织诸将讨论过这一方案，刘振之、陈溃、黄祖禹、周斌等人是什么意思？”

“其他倒没有什么，就是陈溃与黄祖禹争着领军去对岸，周指挥使被吵得没办法，说是要主公您来决断。”唐希泰说道。

“这个登城虎真是乱搞，”林缚无奈苦笑，说道，“既然把握很大，那就叫登城虎过去吧，叫黄祖禹负责侧翼，牵制赞阳之敌。”又跟敖沧海说道，“长山军也要加快一下速度，张季恒所部后天之前应要将新野之敌牵制住。”

有参谋官将林缚的话一一记录下来，林缚与高宗庭、敖沧海又将这些指令性的话进行复核，确认不会有漏误。临了，林缚又指着沙盘，问大家：“你们再想想，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周全的？”

罗文虎虽与诸将站在一起，但沉默寡言。他以往自诩熟读兵书，不认为淮东战训学堂的培训会对他有什么裨益，也自诩能胜任参军一职，但今夜初步接触淮东军的核心机密，才发现差距大得叫他羞愧难当。

沙盘上清晰地标示出敌我双方在南阳、襄阳一线的对峙形势，山川林壑等主要地形都精确地显示出来：

汉水隔在南北两岸，从龙嘴山西北麓浅淤水域以北的汉水上游河段，此时都在燕胡水军的控制之下。以往架设于襄、樊两城之间的铁索浮桥早已给斩断。

不过由于从谷城往西，汉水为峡江地形，谷城又从南面及西南被荆山、仙室山抱住，使得南岸燕军要北撤，只能从谷城西登船溯水行四十里到赞阳以西及白阳关一线进入北岸。眼下以燕胡的运力，每天只能运三千余人马渡河，使得南北两岸的敌军处于半隔离状态，南岸燕胡兵马虽多，但一时没有

办法支援北岸作战。

北岸敌兵，以陈芝虎部为主，辅以屠岸及先行北撤的部分骑兵，计有七万余众。这七万敌兵以内线的武关、荆关及渐川城为支撑，外围从汉水之畔的白阳关、赞阳东斜往北，一直到邓州、新野，形成遮掩丹江的防线。

敌军在白阳关到新野的这条斜向防线，也是确保叶济罗荣南岸兵马北撤的通道；为确保这条防线不被淮东军撕破，陈芝虎从确山率部南下南阳，无意再控制整个南阳盆地，而是迅速进入南阳以西、以南的渐川、新野等城垒。

敌军的丹江东翼防线，从西南往东北延伸，长约一百六十余里，遮挡淮东军在樊城的兵锋直刺丹江侧翼。

此时淮东军进入樊城的兵马，以崇城军陈渍、刘振之两部及庐州黄祖禹部为主，计有五万人，不足以撕开敌军在丹江东翼防线。

虽说淮东军南线主力很快就能北上，进入樊城及樊城以西一线，步骑兵马会迅速增加到十万人，但敌军据防线以守，且每天都能有三千余人马撤到北岸，补入东翼防线，使得淮东军难以猝胜。而等总兵力近三万人的水军主力慢腾腾地从下游赶过来，还需要十天半个月，到那时怕燕胡在南岸的主力都已经撤到北岸了。

从樊城、白阳关、新野等地两军对峙的势态里，也能看出董原故意纵敌的恶劣影响跟后果——孙壮率部于白河滩一役围歼燕胡反攻樊城的阿济格所部及援兵万余兵马，要不是陈芝虎部将高义已近新野，其时孙壮与黄祖禹完全可以利用两到三天的空隙时间，出兵夺新野西北的邓州或不理会守新野之弱敌对樊城侧翼的威胁，直接出兵强取樊城以西的赞阳小城，打开进击白阳关的通道，使丹江东岸的侧翼完全暴露出来。一旦丹江东岸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淮东十万精锐的兵锋之下，汉水以南的燕胡西线主力，即使不能全歼，也顶多逃一两万人出去。

就是因为董原恶意纵敌，使陈芝虎部将高义于二十一日夜就率八千精锐步骑及时进入新野，遏制住在樊城的淮东军先部一万兵马进一步往西、往北扩大战果的可能；二十二日夜陈芝虎部将冷子霖就率舞阳兵马经方城南下，进入南阳城；二十三日陈芝虎也率部越过泌阳，进入到伏牛山南麓地区；到二十五日，在方城、南阳、泌阳的敌军屠岸所部，都悉数完成往西侧以武关、渐川为内线的转移过程，联合燕胡北撤兵马，逾七万兵马团缩到伏牛山以南、丹江以西纵深不到一百五六十里的区域里——而在二十五日之前，柴山伏兵

除了要守随州城之外，还有近半数兵马不得不由刘振之、孙壮率领在龙嘴山、黑石沟以及平林埠一线围歼敌溃！

眼下淮东军要在短时间里突破燕胡在丹江东翼的防线，除了兵力没有绝对优势之外，还需要克服丹江东翼的丘山地形障碍。

丹江东翼的丘山为伏牛山南麓余脉，多为高程约三十到一百丈不等的丘岗。仅看高程，这些山远谈不上多高险，但特殊的褶皱谷使得丹江以东的丘谷险峻滑溜，人畜难行。

早年民众在丹江东岸居住，人丁繁衍，在丘谷之间也修出一条条通往外界的通道，但赞阳等地处于丹江东岸、汉水北岸，相比于汉水南岸及丹江西岸的沿河高山，地势颇洼，几乎每有洪涝，都是往赞阳境内倾泻。

近十年来，赞阳先后经历匪祸、民乱、叛反及外寇入侵，人口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受到两次近乎灭绝性的损失，赞阳境内几乎看不到还有当地民众留存。无人修护堤坝，十年间赞阳县境前后受到三次大规模洪水的侵袭，即使丘谷之间前人所造有一些道路，也都毁于一旦了。

即使不谈其他的，淮东军主力在进入樊城一线后还要继续西进，去威胁丹江的侧翼，兵锋直指赞阳城垒之下，就凭这些糟糕的道路，就能拖住淮东军好几天！

在白河滩一役后，樊城就不再受敌军贴近的威胁，黄祖禹与唐希泰也一心想恢复从樊城直接西进、逼近丹江东岸的道路，但近十日来才向西延伸不到四十里，离赞阳还有四十余里，离丹江东汉口的白阳关，更有八十里地。

也难怪敌军心思大定，只要淮东水营战船从下游不能及时上来，他们在丹江东翼的防线看上去牢不可破，就能为南岸兵马北撤再争取出关键的十余天时间。

就当前敌我双方在樊城及赞阳、白阳关及新野等地的对峙势态，非奇谋不能制胜；但在罗文虎加入军情司知悉军机之前，是完全想不到淮东军不借渡船就能直接投射兵马到南岸作战的！

燕胡此时在南岸还有近九万兵马没有撤到汉水北岸的白阳关、赞阳一线。

从龙嘴山去樊城仅四十余里，天蒙蒙亮就起程，千余扈骑簇拥着军情司数十辆马车北上，白河滩还残留着数日前激烈交战的痕迹，河滩上还有褐色的血迹没被雨雪冲刷干净。

林缚揽过猩红色的大氅，看着白河滩上烧焦的蒿草以及还没有被完全清

理干净的伏尸，策马蹙水而过。

白河滩上的浮桥在四天前被敌水军强行纵火烧毁，是苏庭瞻派从石城北逃的水军，用浮舟大盾抢入河口纵火，樊城这边无法完全封堵河口——白河滩的浮桥被毁，不过在上游三十里外，在枣阳北去新野的驰道上还有一座石梁桥，成为淮东军进入襄樊的主要通道。林缚急着要去樊城，直接涉浅水过河。

“可惜我们的水军一时上不来，”林缚指着河口外的汉水，与高宗庭、宋浮说道，“不然也不用冒险从上游渡河。”

樊城距此地也就十二三里地，待骑队过完河，林缚便在扈骑的簇拥下往樊城而去。

飞羽岬的浮桥已毁，留的小半截铁索垂入汉水之中，站在岬石之上，能看到对岸襄阳城西北角的水寨模样，将望镜凑到眼前，水寨北角竖起的高旗写着颇大一个“杨”字。

杨雄于二十一日弃汉津北逃，途中又受叶济罗荣勒令出任襄阳、水军统领，家小皆随苏庭瞻去了丹江口上游的郢关。奢飞熊之子奢渊此时就在郢关，当即摆出一副骑墙观望的架势来，可北去关中，也可西去汉中。

林缚进入樊城，先将周同、刘振之、陈渍、黄祖禹、周斌、陈刀子等旅帅以上将领召集起来议事；敖沧海、虞文澄、高宗庭、宋浮、周普、孙壮、唐希泰、赵豹、罗文虎等人也列席军议，济济一堂，将星闪耀。

樊城内的守军不多，仅五千余人，陈渍与刘振之两部都离开樊城：一部沿汉水北岸往西展开，一部沿樊城西北的石桥岭往西北展开，距敌城新野不足四十里、邓州不足五十里。

“除了枣阳西北遮蔽侧翼的兵马之外，张季恒、虞文澄两部都往石桥岭一线聚集，骑营第三旅全部兵力也都调过去，沧海你去石桥岭坐镇，把旗帜竖起来，”林缚说道，“将陈芝虎的注意力就吸引在那里。”

即使在侧翼留下遮蔽兵马，张季恒、虞文澄北上之后，加上之前的刘振之、孙壮部，在石桥岭一线聚集的兵力也将超过五万精锐，令人毫不怀疑在时机恰当之后，淮东军便会以雷霆之势，扑击北侧的邓州及新野两城。

此时守邓州为陈芝虎部将高义，守新野为梁家叛将屠岸。

关于荆襄会战的收官一战要如何打，军情司与诸部都进行过充分的论证，眼下只是根据现实的形势进行些调整。军议时间很短，军议之后，林缚与诸将在樊城简略用餐，敖沧海、孙壮、虞文澄等人即北上去石桥岭；稍作休息

后，林缚也出樊城沿汉水北岸往西去黄龙滩视军，其余人随行，周同留在樊城坐镇。

黄祖禹所部并入崇城军第一镇师，使得崇城军第一镇师兵力达到两万四千有余；黄祖禹在陈渍之下出任副制军，陈渍率部投射到南岸去，黄龙滩前垒则由黄祖禹主持。

黄龙滩虽名为滩，实际是一条低矮直迫到汉水北岸的石岭，崇城军第一镇师所负责的前垒就在黄龙滩的西侧，再往前就是敌将苏庭瞻所守的赞阳、白阳关，丹江入汉水的汉口便在白阳关之后。

黄龙滩临汉水有一座名为龙爪岩的岬山，岬山纵深两百余丈，如龙爪探入汉水之中，离水有十余丈高。林缚走上龙爪岩，眺望对岸如龙横卧的庙滩岭，两岸隔得是如此之近，能清晰地看见对岸的树木。

唐希泰早在二十一日就来樊城，对这一片的水文地形都摸了两遍，说道：“汉水从上游而来，受龙爪岩所阻，被迫呈半弧形流向江对岸庙滩岭外侧的山门岩，水流受山门岩阻碍，又折射来，直冲我们西岸的天马岩，水流变得极险；派人下潜水中，甚至能见水下有空壶形成、深不见底。”

林缚点点头，一路走来，汉水之上都有敌水军监视汉水的哨船驻泊，唯有这一段水面极险，敌哨船即使想抛锚落碇，也有极大可能会被水流裹住撞向山石，不可能频繁巡哨。

黄祖禹说道：“大概每隔两个时辰，敌军会有哨船经过，不过其在襄阳城军闻讯后，要派大量战船逆着水流过来，少说需要一天时间；倒是敌水军在谷城西及白阳关水军过来要快一些，但敌军未考虑上游会有敌手，故而在上游多安排将卒渡河的渡船，此外最多就是小型的巡哨船，无法在如此湍流之前驻泊。”

“我们已经往庙滩岭潜伏了多少人？”林缚问道，“若是被敌哨发觉，能守住多少时间？”

“此时潜伏到庙滩岭有六十一人，一旦架成索道，在天亮之前包括甲械在内，能送一营精锐过去，”黄祖禹说道，“敌从襄阳往谷城的驿道在庙滩岭南，他们考虑利用庙滩岭与荆山之间的夹谷阻击我从南面追击来的兵马，故而其营垒筑在庙滩岭的东南麓谷口位置，而我们要架设的过江索道则在庙滩岭西北角的山门岩接驳对岸，敌军闻警走陆路赶来，要绕走四十里地。这么长的时间里，能让我们将一营精锐送过去，并在山门石南侧建立防御阵地。”

“那好，我便在樊城等着你们的捷报！”林缚说道，看向高宗庭，“宗庭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高宗庭笑了笑，让罗文虎等几个军情司的指挥参军留下来，他与周普陪同林缚返回樊城。

林缚南返后，陈渍、黄祖禹返回西翼的前垒营地，罗文虎随唐希泰留在龙爪岩北侧的山坳里。这里看上去像是黄龙滩前垒的辐营，实际上千人马都在为龙爪岩河段之上架设悬索桥做了好几天的准备。

黄昏之时，陈渍与黄祖禹便赶来辐营，辐营里那几个平时穿便衣跟匠工混在一起的工造官，这时也换上制式官服。今夜能不能成功在龙爪岩与山门岩之间拉起悬索，决定了能不能给至今仍滞留在汉水南岸的八万余敌兵以致命一击，陈渍与黄祖禹又怎么敢掉以轻心？

这两天淮东军所展示出来的机密，让罗文虎异常震惊，为了更快跟上淮东军诸将的步伐，他向陈渍要求随前部先行渡河参战。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更深刻地体会淮东军诸多神鬼莫测的战术。

陈渍自然不会反对，反而会佩服他的勇气，将他与其他降将区别开来。

当然罗文虎要去南岸，就要先进行溜索训练。

由于前期最快只能架设两三根悬空滑索连接两岸，所以最先抢渡到南岸组织前期防御的一营精锐也只能拿索具溜索过河。

计划先渡河的一营精锐，领头的是旅帅梁寿，脸孔瘦削，让罗文虎很难想象他在从军前只是登州城的一名屠夫，他们早在前两天就被调来，进行过溜索训练。

进入山坳深处的秘密训练营地，罗文虎才知道淮东军这次抢渡汉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在占领樊城之前就制定好的方案之一——秘密训练营地里，两根高柱连着一根悬索，溜索说起来不复杂，但也需要事先进行反复训练，确保过江时不会因为个别人出现问题而卡在那里。

罗文虎试过两把溜索，身穿甲衣的他，溜过百余米的距离，也没有太难，便与梁寿及营哨诸将进一步研究对岸的山门岩周围和庙滩岭的地形及各种应急作战预案。

随他们先渡江的还有十数匠工，要负责后期的悬索桥架设工作。

这次作战不是用滑索送五六百人过去，而是要用铁丝绳在龙爪岩与山门岩之间架设一座可供大规模人马通过的悬索桥，在一两天时间里输送三五千

甚至更多的精锐兵马过江，一举切断庙滩岭南麓的襄谷通道，彻底破坏南岸敌军的北逃计划。

入夜后，罗文虎与梁寿率部到龙爪岩后集结；这时起了风，望着阴霾的夜空，罗文虎担忧地问道：“会不会有雨雪？”雨雪天气无疑会加大渡河的难度。

“狠下一场雪才好。”梁寿抬头看着天，渡河不是难事，有这么多床弩、蝎子弩封锁狭窄的河面，也不怕敌船能从水面上攻击精铁质地的索道，但敌军闻讯从庙滩岭东南麓谷口赶到山门岩只有不到四十里地。要是大雪天气，就能极大拖延敌军赶来围截的速度。

陈渍、黄祖禹走过来，说道：“南岸没有异常，这天估计要下雪，过去要小心山石滑脚，你们做好了没有？”

梁寿点点头，陈渍向黄祖禹及第二批率部渡河的李白刀说道：“那就先把床弩推上岸。”

钢丝绳还没有展开，一捆捆放在“工”字形铁桩前，不过钢丝绳的一头都用精铁铸制的铁扣扣死在铁桩上，已经做好架悬索的准备；在夜色的掩护下，一架架床弩也从营地推上岸崖，装槽的巨弩箭就位后，对准龙爪岩上下游的水道。

戌时刚过，两艘敌巡船顺流而下，由于害怕北岸淮东军的强弩，这两艘敌巡船差不多贴着南岸而过，让人担心此时潜伏在南岸的人马会暴露行踪。

北风呼啸，天空阴霾，夜色如墨。

敌巡船过去，南岸潜伏人马交替用灯为号，为龙爪岩上架起的四架巨型床弩指明射击方位。

这四架精铁所铸的床弩明显要比军中常用的床弩大一圈，弩箭装槽，箭尾系有绳索。罗文虎心里也紧张，虽然巨弩的弦张力要比普通床弩更强，但能不能将尾端系索的巨箭射到对岸，他既没有把握，也没看到过辎兵之前反复进行的实验，总觉得不保险。

在对岸用灯火标示射击方位后，陈渍挥手发号施令，听着弩箭破空而去，夹于呼啸的北风之中，也不晓得有没有射到对岸，只见操纵床弩的军卒拉动箭尾绳索，见绳索绷直，兴奋地说道：“射到对岸了！”过了片刻，对岸也用灯火传信以示成功。

看着陈渍、黄祖禹、唐希泰他们神色沉毅地望着江下的夜色，罗文虎倒觉得手心的汗水有些多余了。

很快将三捆钢丝绳系在绳索之后，罗文虎看着这些钢丝绳慢慢地被拉下河水；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左右，这三捆钢丝绳就绷直在龙爪岩之上，以极小的角度向下倾斜。

罗文虎最先下滑台，用索具搭上悬绳，双脚踏石便往空中滑去，听着耳畔寒风怒啸、脚下浪声激涌，激起的水沫直打到脸上，一片冰凉，没容他多想，去势将尽，也将对岸的情形看得更清楚。

数盏马灯照出山门岩之下一个天然的落脚石台，十数个早先潜伏过来的人站在石台上，这时伸出一支长杆来，钩住去势将尽的罗文虎的身子，将他拉到石台上解下来；石台左侧还有三条绳梯垂下来可让人爬上去，而四支精铁巨弩就钉在石台稍下的位置，在风浪中纹丝不动，射入石中怕有半尺之深。

好强的床弩！

正在罗文虎愣神间，“呼呼呼”，又有三人在他身后从对岸滑来。

这边有一人举着马灯照过来，他不认得罗文虎，问道：“梁头怎么没过来？这位将爷是谁？”

“这是军情司的罗文虎罗指挥；董彪，这边有无异常？”梁寿的声音就在罗文虎身边响起，询问挑马灯过来的汉子。

“原来是罗指挥，”先行潜伏过来的哨探头子董彪凑过来，与罗文虎行了一礼，对梁寿说道，“庙滩岭前谷的敌军还在梦里呢！不过在东岭以及虎牙滩的两座望哨，各有十五六名军卒守着。我们在入夜前摸过来时，在山南撞到三名敌哨，杀了两个，一人逃走，不过应该不会对敌军惊动太大。南河上游曹冲寨有三千敌兵在入夜前进驻，停在那里打算明天继续去谷城，惊动后估计会被拉过来打这边。”

梁寿与罗文虎也不耽搁，顺着绳梯爬上山门岩。

山门岩比北岸的龙爪岩略小，岩头才四五十步深，过去就是庙滩岭里随处可见的茂密森林，人迹罕至，树木参天，是一处向南、向西缓下的斜坡；两根钢丝绳就用铁扣扣死在巨木根部上，绷得极紧，将树皮勒破，即使有人在江上溜索也是纹丝不动，十分的牢固。

很快又有二三十人溜索过来，有数人身上还系着好几捆粗细不足一分（十分为一寸）的细铁线。山门岩之后的密林里早就有四十多号人潜伏着，除了七八人为先期潜伏来的匠工之外，其他人分头警戒，更有人接过铁丝，利用外围的树木为桩，迅速围出一片临时的防御营地来。

差不多渡过四百余人之后，才有两艘敌巡哨，从上游驶来。

当贴着南崖而行的敌哨船举火去照夜空时，迎接他们的是如飞蝗一般的箭雨；敌哨船上十数兵卒瞬间伤亡过半，不过残存的敌卒在船上也及时点起船尾的烽火，向南岸示警。

罗文虎站在山岩之上，看见敌军在东岭、虎牙滩的望哨也很快燃起示警的烽火，这时才发现敌军的这两处望哨是如此之近，要不是各隔着一道岭脊，距山门岩的直线距离也就四五里远。

第五十九章 绝望

凛冽的寒风穿檐打壁，有如鬼哭狼嚎，吹得人心绪难宁。

胡宗国睡得浅，半夜被噩梦惊醒，坐在床头，叫侍婢伺候他穿衣服，推窗望外面，夜色漆黑似墨，望不见一点星光。自奢文庄与温成蕴在黄陂被鸩杀的消息传到襄阳，胡宗国随叶济罗荣从襄阳西逃到谷城这几天，夜里噩梦连连，一直都休息不好，望着窗外的黑夜，似乎有一头恶兽张开嘴要将他吞噬下去。

“庭外的灯怎么就熄了？”胡宗国问侍婢。

“夜里给风吹灭，胡顺要去点灯，才发现没灯油了，想着明天从军中领火把过来，没想到大人这时醒过来。”容貌娇俏的侍婢回道。

“算了，”胡宗国沮丧地说道，“没两天就要渡河去了，庭外不点灯也罢，仔细不要叫什么人闯进来。”

仗打到这一步，双方斥候哨探彼此渗透是题中之意，入夜庙滩岭那里有巡哨被淮东潜来南岸的斥候杀伤，胡宗国担心淮东会有斥候潜伏到谷城。

到谷城后，为便于叶济罗荣随时召见，胡宗国就贴着叶济罗荣行辕找了一栋院子暂住。

这时守外院休息的扈卫闻声走过来请安，胡宗国问道：“穆亲王那边休息下没有？”

“这两天在庙滩岭附近前后出现三拨淮东斥候，人还不在少数，穆亲王放心不下，盯着要曹冲寨那里连夜派人去搜山，这会儿还没有歇下呢。”扈卫说道。

襄阳与谷城之外，隆中山地、庙滩岭以及石龙岭临汉水而立，都属于荆山余脉，庙滩岭范围最小，也周近四十里，高百五六十丈的险峰有四座。三

拨淮东斥候藏在庙滩岭，这寒风呼啸的深夜，要派兵去搜捕，怎么搜？

胡宗国苦笑一下，但也知道越到这时候，越是马虎大意不得。

淮东军这两天往南岸派斥候潜伏也变得更频繁，既担心是淮东军的疑兵之计，又着实叫人放心不下——淮东这些年来奇谋迭出，哪家没有吃过大苦头？

胡宗国没有办法再安心睡下，便赶去行辕见叶济罗荣，拾步走进议事堂，看到叶济罗荣双眼赤红地盯在地图上，眉头皱如山峦，果真又是漏夜未眠。

佟尔丹换好衣甲，精神抖擞地守立在门庭口，他二十六日从淮西光山大营“越狱”逃脱，昨日才经南阳赶来谷城到叶济罗荣身边。

看到胡宗国过来，佟尔丹友好地笑了笑。他去行刺罗猷成时，抱有必死的决心，唯有胡宗国跟他说此行似险实安，而最终的结果果真如此，让佟尔丹觉得眼前这瘦瘪瘪的浙闽降臣确实有着常人不及的聪明。

胡宗国也是相视一笑，佟尔丹带回的不能算什么好消息：董原被淮东抄了老巢，虽说对林缚恨之入骨，但命脉被淮东捏在手里，此时淮西军主力悉数给调到淮水以北去收复确山、汝州等地，淮东甚至禁止淮西军涉足南阳；可这消息也不能算多坏，至少董原没有因为命脉给捏在淮东手里就彻底屈服。

眼下关键是要盯住淮东军在石桥岭往新野、邓州展开的前垒兵马，淮东军兵马往这一线聚集的速度非常快；还有一个就是要密切关注淮东军水营主力北上的速度。

只要再有十天时间，渡河补入到丹江东翼的总兵力就将达到十二万，而留在南岸的五万兵马主力也将撤到谷城及谷城以西，届时即使淮东水营控制襄樊水域，也不会影响北撤的大局。

“这两天淮东的斥候在石龙岭及庙滩岭之间活动颇多，会否重演上饶之计？”叶济罗荣看到胡宗国过来，问道。

上饶一役，淮东军在上饶南侧开辟官溪岭道，而筑坝截流杉溪，迫使奢飞熊从杉溪中游河谷撤兵，而淮东军真正隐藏的计谋则是在杉溪上游秘造战船，趁浙闽军受坝水威胁从防垒撤出之时，以战船载兵马走水道突击，几乎将浙闽军在上饶的兵马全歼，便是奢飞熊等人也没有逃过战死的结局。

眼下北燕水军虽然控制着襄阳以西的汉水河段，淮东水军在下游一时上不来，叶济罗荣犹担心淮东军在黄龙滩重施其在上饶所施的故技，秘造战船下水，偷袭襄阳、水军或直接运兵马渡河来打南岸。

“穆亲王若担心，可在庙滩岭与石龙岭以及庙滩岭与隆中山地之间增设

两处防垒。”胡宗国说道。

胡宗国的建议，让叶济罗荣犹豫不决。他知道襄阳不能守，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南岸的心思。眼下南岸的物资十分紧张，他犹豫着要不要在三山之间建日后多半要拆毁的临时防垒，还是说仅仅是自己多心了？

荆襄一役，让在战场厮杀逾三十年的叶济罗荣有心力交瘁之感，少了以往的杀伐果断，变得犹豫迟疑，他甚至整宿整宿地考虑荆襄会战过后会给谁顶替来收拾残局的问题：叶济白山？

见叶济罗荣迟疑了许久也没有拿定主意，胡宗国将视线移到地图上，似乎没有意识到叶济罗荣的犹豫：至少从西岸兵马北撤开始，叶济罗荣的表现要远远好过胡宗国的预期；在东线近二十万兵马全线崩溃的情况下，叶济罗荣还能稳住军心、徐徐北撤，这样的统帅已能列当世名帅之列了，不能苛求太多。

胡宗国想劝叶济罗荣去歇息一会儿，正在此时，西北方向警钟大作，听得人毫发惊立、胆战心惊。

“快派人去查明，何事示警？”叶济罗荣吩咐佟尔丹道。

佟尔丹疾步而走，片刻返回来禀道：“是石虎滩、东岭两处望哨同时举大火，本将已派哨船往下游去查看，想来庙滩岭及曹冲寨都会增加巡兵赶去侦察。”

东岭是庙滩岭的主峰之一，石虎滩位于石龙岭的东麓，东岭与石虎滩同时燃烽火报警，意味着石龙岭与庙滩岭之间的缺口出了问题。谷城就挨着石龙岭，但石龙岭东麓石虎滩的哨探赶来报信，却要从石龙岭南麓绕道走上五十余里地，快马加鞭也要一两个时辰才能知道确切消息。哨船从谷城下去是快，但要逆流将消息送回来，那比信骑还要慢许多。

叶济罗荣想起胡宗国刚才的建议，又想起之前的担忧，说道：“不，传我军令，着曹冲寨守将马图海立即率三千兵马进入石龙岭与庙滩岭之间监视敌情，着庙滩岭前谷守将乌雅和蒯闻令率两千兵马前去与马图海合兵。”他决心先派兵进去，即使是虚惊一场，也要在庙滩岭与石龙岭之间设一座监视北岸的防垒。

先一步随叶济罗荣率部退到谷城的田常这时也赶了进来，听得叶济罗荣的军令，迟疑地问道：“往庙滩岭派兵，会不会影响襄阳兵马西撤？”

如今在襄阳犹有周繁、普碣石、佟瑞麟等部近七万兵马，从襄阳往谷城的通道很窄，这时半道折往庙滩岭西麓的汉水南岸增派兵马，会影响襄阳兵

马的西撤。这仅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时在曹冲寨的马图海所部，是田常的嫡系精锐。

田常虽率部先撤到谷城，但作为条件，田常部将作为谷城的断后兵马，最后撤出谷城。田常就怕他的嫡系兵马这时能进去、但到时候未必能退出来。

“耽搁不了两天，庙滩岭与石龙岭之间眼下确实有加强有必要，也仅仅是临时防垒，过五六天就撤出来，不为断后。”叶济罗荣说道。

“那好吧，末将也赶去看一眼，以防下面将领处置不当。”田常说道。

叶济罗荣也不晓得石龙岭、庙滩岭一线的遇袭规模，既然田常要亲自赶过去看一看，那是再好不过，与佟尔丹说道：“你与田常一起过去，三山之间马虎不得。”

田常与佟尔丹赶到曹冲寨，天时已经灰蒙蒙起了亮光。守将马图海早一步闻讯，动作也很快，已点齐三千兵马，等着田常、佟尔丹过来就拔营出发。

天际乌云密布，似雪未雪，这时有进一步的消息传到曹冲寨，只是这消息让田常、佟尔丹背脊汗毛直立：“什么，敌军夜里在汉水之上拉出三根悬索渡河？”

“就三根悬索，哨船怎么没举火毁去？”佟尔丹质问道。

他们早就讨论过淮东军有可能渗透到南岸的多种方式，襄阳以西的汉水河段都被他们控制着，淮东军想要渗透进来，一为泅渡；第二就是在河道窄处直接拉悬索。但这两种方式，只能派小股兵马或者斥候前哨渗透。

“夜哨巡船过山门岩时，发现异常，但敌军在两岸早有部署，两岸伏兵用弓弩当即就射杀我十六人；哨探来不及应变，只能在点燃烽火示警后往下游逃撤。两艘哨船，一艘半途撞礁沉没，一艘从庙滩岭东麓靠岸。庙滩岭前谷乌雅和蔺也是刚刚派人来传讯，只比田帅与佟将军早了半步，”曹冲寨守将马图海禀道，“敌军趁夜在龙爪岩与山门岩之间架悬索，就哨船遇袭规模来看，南岸少说已有五六十个淮东弓兵；等我们赶过去，应有两三百敌渡河过来。”

马图海哪里能想象淮东军借索具溜铁丝绳索快速过河的方式？

田常与淮东恶斗了这些年，知道淮东两三百精锐据庙滩岭险峻地形想要全歼他们，也要费很大一番工夫，但很显然，淮东不会平白无故地派两三百人到南岸来送死。

佟尔丹蹙着眉头，跟田常说道：“敌军在龙爪岩与山门岩之间架起悬索，

先偷潜一部分人过来，他们以为只要守住悬索这头，再在北岸用床弩封锁两边的汉水，就能继续从北岸增派兵马扩大阵地、拖延我军北撤的步伐，他们倒是打的好主意！看来，我们光从陆上派兵过去围杀还不够，要立即从上下游派战船冲过淮东军的封锁毁去悬索才成！”

田常怀疑不会这么简单，但就眼前的形势，也只能派人回谷城去见叶济罗荣，要其从谷城派有坚固侧舷的战船去毁淮东军的悬索，他则按着既定计划，与马图海率部赶去山门岩。

田常、佟尔丹先率马图海所部三千兵马沿石龙岭往山门岩进发，日隅之时赶到山门岩外围，才知道事情比他们所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实际在行军途中，田常就接到三次一次比一次叫人心沉的信报：第一是庙滩岭前谷营垒在凌晨时派出的一支约六十骑的侦察人马在山门岩外围受到淮东军的伏击，损失近半数。能确定已经通过悬索渡河到南岸的淮东军人数，要比想象中多出许多。

第二是从谷城派出一艘水军艨艟船在赶到事发地时，没想到悬索绷直后离江面竟有十四五丈高。在淮东军北岸床弩的封射之下，艨艟船准确性不足，没有办法在湍流中停下直接够上去破坏悬索。虽用火箭乱射之，但未有效果，艨艟船不得不往下游隆中撤去，避开淮东军在北岸的床弩。而要等襄阳水军从下游派有高桅的战船赶来，最快也要拖到午后。

第三就是凌晨之时，淮东军潜伏来南岸的兵马强袭虎牙滩哨垒，守哨军卒十五人被歼，目前有一股淮东军进占虎牙滩哨垒，没有退出的迹象。

情况远比想象的严重，听到淮东军潜到南岸的兵马进占虎牙滩，田常背脊一阵阵发寒，他几乎能猜测出淮东军这次抢渡作战的意图是什么。

山门岩与虎牙滩相距不到四里，山门岩位于庙滩岭西麓，虎牙滩位于石龙岭东麓，中间为两山之间的坡谷，要是淮东军着意控制山门岩、虎牙滩以及两山之间的坡谷，那就意味着淮东军的下一步意图就是切断从襄阳往谷城的通道。

田常没能直接进攻山门岩，因为日隅之时，已有三百余淮东军占据庙滩岭东麓的观音尖，封堵他们进击虎牙滩或山门岩的通道。

田常使马图海率部强攻观音尖——观音尖不下，就打不到背后的虎牙滩与山门岩。

观音尖是庙滩岭东麓的一座断岭，与庙滩岭不接，孤立于坡谷之中，仅二十余丈高，虽然也有些险峻，但进入观音尖的淮东军不过三百余人，随田